

歷代詩話續編

歷代詩話續編

藝苑卮言卷一

吳郡王世貞元美著

無錫丁福保仲祐訂

余讀徐昌穀談藝錄。嘗高其持論矣。獨怪不及近體。伏習者之無門也。楊用脩摻遺響。鉤匿跡。以備覽核。如二酉之藏耳。其於雌黃曩哲。橐鑰後進。均之乎未暇也。手宋人之陳編。輒自引寐。獨嚴氏一書。差不悖旨。然往往近似而未覈。余固少所可。既承乏東牟。牘殊簡。以暑謝吏杜門。無成一家言。屬有軍事。未果。會偕使者按東牟。牘殊簡。以暑謝吏杜門。無齋書足讀。乃取掌大簿。蹠有得。輒筆之。投簞箱中。浹月。簞箱幾滿。已淮海飛羽至。棄之。晝夜奔命。卒卒忘所記。又明年。復之東牟。簞箱者宛然塵土間。出之。稍爲之次。而錄之。合六卷。凡論詩者十之七。文十之三。余所以欲爲一家言者。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。既成。乃不能當也。其辭旨固不甚謬。鑒於本。特其漶漫散雜。亡足采者。非以解頤足鼓掌耳。管公明曰。善易者不論易。吾甚愧其言。戊午六月敍。

余始有所抨隲於文章家曰藝苑卮言者。成自戊午耳。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。以至乙丑。而始脫稿。里中子不善祕梓而行之。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。姑蘇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較。俊語辨博。未敢大盡英雄欺人。所評當代諸家語。如鼓吹。堪以捧腹矣。彼豈遂以董狐之筆過責余。而謂有所阿隱耶。余所名者。卮言耳。不必白簡也。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。以足下資在孔門。當備顏閔科。柰何不作盛德事。而方人若端木哉。余愧不能答。已而游彼中。二三君子以余稱許之不至也。恚而私訾之。未已。則請絕訛訛。削名籍。余又愧不能答。嗟夫。卽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。而以拙收。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。而以美遺。余不明時有之。然烏可以恚訾力迫而奪也。夫以余之不長譽。僅爾。而尙無當於于鱗。令余而遂當于鱗。其見恚寧止二三君子哉。屈到嗜芰。黠嗜羊棗。叔夜嗜鍛。玄德嗜結氈。性之所好。習固不能強也。母若余之益甚嗜歟。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。又二卷。黜其論詞曲者。附宅錄爲別卷。聊以備諸集中。壬申夏日記。

汎瀾藝海。含咀詞腴。口爲雌黃。筆代袞鉞。雖世不乏人。人不乏語。隋珠崑玉。故未易多。聊摘數家。以供濯祓。

語關係。則有魏文帝曰。文章經國之大業。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。榮樂止於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。未若文章之無窮。

鍾嶸曰。氣之動物。物之感人。搖蕩性情。形諸舞詠。照燭三才。暉麗萬有。靈祇待之以致饗。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莫近於詩。

沈約曰。姬文之德盛。周南勤而不怨。太王之化淳。邠風樂而不淫。幽厲昏而板蕩怒。平王微而黍離哀。故知歌謠文理。與世推移。風動於上。波震於下。

李攀龍曰。詩可以怨。一有嗟歎。卽有永歌。言危則性情峻潔。語深則意氣激烈。能使人有孤臣孽子。擯棄而不容之感。遁世絕俗之悲。泥而不滓。蟬蛻汙濁之外者。詩也。

語賦。則司馬相如曰。合綦組以成文。列錦繡而爲質。一經一緯。一宮一商。此賦之迹也。賦家之心。包括宇宙。總覽人物。致乃得之於內。不可得。



而傳。

揚子雲曰。詩人之賦典以則。詞人之賦麗以淫。

語詩。則摯虞曰。假象過大。則與類相遠。造辭過壯。則與事相遠。辨言過理。則與義相失。靡麗過美。則與情相悖。

范曄曰。情志所托。故當以意爲主。以文傳意。以意爲主。則其旨必見。以情傳意。則其辭不流。然後抽其芬芳。振其金石。

鍾嶸曰。陳思爲建安之傑。公幹仲宣爲輔。陸機爲太康之英。安仁景陽爲輔。謝客爲元嘉之雄。顏延年爲輔。又曰。詩有三義。酌而用之。幹之以風力。潤之以丹彩。使味之者無極。聞之者動心。是詩之至也。若專用比興。則患在意深。意深則詞躓。專用賦體。則患在意浮。意浮則詞散。又云。思君如流水。既是卽日。高臺多悲風。亦唯所見。清晨登隴首。差無故實。明月照積雪。詎出經觀。古今勝語。多非補假。皆由直尋。

劉勰曰。詩有恒裁。體無定位。隨性適分。鮮能通圓。若妙識所難。其易也。將至。忽之爲易。其難也。方來。又曰。情者文之經。辭者理之緯。經正而後

緯成理定而後辭暢。又曰。文之英黜。有秀有隱。隱也者。文外之重旨。秀也者。篇中之獨拔。又曰。意授於思。言授於意。密則無際。疎則千里。或理在方寸。而求之域表。或議在咫尺。而思隔山河。又曰。詩人篇什。爲情而造文。辭人賦頌。爲文而造情。爲情者。要約而守真。爲文者。淫麗而煩濶。又曰。四序紛迴。而入興貴閑。物色雖煩。而拆辭尙簡。使味飄飆而輕舉。情曄曄而更新。

江淹曰。楚謠漢風。既非一骨。魏製晉造。固亦二體。譬猶藍朱成彩。錯雜之變無窮。宮商爲音。靡曼之態不極。

沈約曰。天機啓則六情自調。六情滯則音韻頓舛。又曰。五色相宣。八音協暢。由乎立黃律呂。各適物宜。欲使宮羽相變。低昂舛節。若前有浮聲。則後須切響。一篇之內。音韻盡殊。異句之中。輕重悉異。妙達此旨。始可言文。又云。情者。文之經。辭者。理之緯。又曰。自漢至魏。詞人才子。文體三變。一則啓心閑繹。托辭華曠。雖存工綺。終致迂迴。宜登公宴。然典正可採。酷不入情。此體之源。出靈運而成也。次則緝事比類。非對不發。博物

可嘉。職成拘制。或全借古語。用申今情。崎嶇牽引。直爲偶說。惟覩事例。頓失精采。此則傳咸五經。應璩指事。雖不全似。可以類從。次則發唱驚挺。操調險急。雕藻淫豔。傾炫心魂。猶五色之有紅紫。八音之有鄭衛。斯鮑照之遺烈也。

庾信曰。屈平宋玉。始於哀怨之深。蘇武李陵。生於別離之代。自魏建安之末。晉太康以來。彫蟲篆刻。其體三變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。抱荆山之玉矣。

李仲蒙曰。叙物以言情。謂之賦。情物盡也。索物以托情。謂之比。情附物也。觸物以起情。謂之興。物動情也。又曰。麗辭之體。凡有四對。言對爲易。事對爲難。反對爲優。正對爲劣。

獨孤及曰。漢魏之間。雖已朴散爲器。作者猶質有餘。而文不足以今揆昔。則有朱紱疏越大羹遺味之嘆。沈詹事宋考功。始裁成六律。彰施五彩。使言之而中倫。歌之而成聲。緣情綺靡之功。至是始備。雖去雅寢遠。其利有過於古。亦猶路鼗出於土鼓。篆籀生於鳥跡。



劉禹錫曰。片言可以明百意。坐馳可以役萬景。工於詩者能之。風雅體變而興同。古今調殊而理一。達於詩者能之。

李德裕曰。古人辭高者。蓋以言妙而工。適情不取於音韻。意盡而止。成篇不拘於隻耦。故篇無足曲。詞寡累句。又曰。譬如日月。終古常見。而光景常新。

皮日休曰。百煉成字。千煉成句。

釋皎然曰。詩有四深。二廢四離。四深。謂氣象氛氲。深於體勢。意度縈薄。深於作用。用律不滯。深於聲對。用事不直。深於義類。二廢。謂雖欲廢巧。尙直。而神思不得直。雖欲廢言。尙意。而典麗不得遺。四離。謂欲道情而離深僻。欲經史而離書生。欲高逸而離間遠。欲飛動而離輕浮。

梅聖俞曰。思之工者。寫難狀之景。如在目前。含不盡之意。見於言外。嚴儀曰。詩有別才。非關書也。詩有別趣。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。多窮理。則不能極其至。又曰。盛唐諸公。惟在興趣。羚羊挂角。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。透徹玲瓏。不可綰泊。如空中之音。相中之色。水中之月。鏡中之象。言

有盡而意無窮。

唐庚云。律傷嚴。近寡恩。大凡立意之初。必有難易二塗。學者不能強所劣。往往舍難而取易。文章罕工。每坐此也。

葉夢得云。古今談詩者多矣。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。沈約彈丸脫手兩語。最當人意。初日芙蓉。非人力所能爲。精彩華妙之意。自然見於造化之外。彈丸脫手。雖是輸寫便利。然其精圓之妙。發之於手。作詩審到此地。豈復更有餘事。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。其一隨波逐浪。謂隨物應機。不主故常。其二截斷衆流。謂超出言外。非情識所到。其三函蓋乾坤。謂泯然皆契。無間可俟。

陳繹曾曰。情真景真。意真事真。澄至清。發至情。

李夢陽曰。古人之作。其法雖多端。大抵前疎者後必密。半闊者半必細。一實者一必虛。疊景者意必二。又云。前有浮聲。則後須切響。一簡之內。音韻盡殊。兩句之中。輕重悉異。卽如人身以魂載魄。生有此體。卽有此法也。

何景明曰。意象應曰合。意象乖曰離。

徐禎卿曰。因情以發氣。因氣以成聲。因聲而繪詞。因詞而定韻。此詩之源也。然情實眴渺。必因思以窮其奧。氣有羸弱。必因力以奪其偏。詞難妥貼。必因才以致其極。才易飄揚。必因質以定其侈。此詩之流也。若夫妙騁心機。隨方合節。或鈞旨以植義。或宏文以盡心。或緩發如朱絃。或急張如躍栝。或始迅以中留。或既優而後促。或慷慨以任壯。或悲悽而引泣。或因拙以得工。或發奇而似易。此輪扁之超悟。不可得而詳也。又曰。朦朧萌折。情之來也。汪洋曼衍。情之沛也。連翩絡屬。情之一也。馳軼步驟。氣之達也。簡練揣摩。思之約也。頡頏纍貫。韻之齊也。混純貞粹。質之檢也。明雋清圓。詞之藻也。又云。古詩三百。可以博其源。遺篇十九。可以約其趣。樂府雄高。可以厲其氣。離騷深永。可以裨其思。

李東陽曰。詩必有具眼。亦必有具耳。眼主格。耳主聲。又曰。法度既定。溢而爲波。變而爲奇。乃有自然之妙。

王維禎曰。蜩蟬不與蟋蟀齊鳴。絺綌不與貂裘並服。戚悰殊慄。泣笑別

音詩之理也。乃若局方切理。蒐事配景。以是求真。又失之隘。

黃省曾曰。詩歌之道。天動神解。本於情流。弗由人造。古人構唱。真寫厥衷。如春蕙秋華。生色堪把。意態各暢。無事雕模。末世風類。矜蟲鬬鶴。遞相述師。如圖繪剪錦。飾畫雖嚴。割強先露。

謝榛曰。近體誦之行雲流水。聽之金聲玉振。觀之明霞散綺。講之獨繭抽絲。詩有造物。一句不工。則一篇不純。是造物不完也。又曰。七言絕句。盛唐諸公。用韻最嚴。盛唐突然而起。以韻爲主。意到辭工。不暇雕飾。或命意得句。以韻發端。混成無跡。宋人專重轉合。刻意精鍊。或難於起句。借用旁韻。牽強成章。又曰。作詩繁簡。各有其宜。譬諸衆星麗天。孤霞捧日。無不可觀。

皇甫汈曰。或謂詩不應苦思。苦思則喪其天真。殆不然。方其收視反聽。研精殫思。寸心幾嘔。脩髯盡枯。深湛守默。鬼神將通之。又曰。語欲妥貼。故字必推敲。一字之瑕。足以爲玷。片語之類。并棄其餘。

何良俊云。六義者。既無意象可尋。復非言筌可得。索之於近。則寄在冥。

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。

語文則顏之推曰。文章者。原出五經。詔命策檄。生於書者也。序述論議。生於易者也。歌詠賦頌。生於詩者也。祭祀哀誄。生於禮者也。書奏箴銘。生於春秋者也。

韓愈曰。養其根而俟其實。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。膏之沃者其光曄。又曰。和平之聲淡薄。愁思之聲要妙。懽愉之辭難工。窮苦之言易好。

柳宗元曰。本之書以求其質。本之詩以求其情。本之禮以求其宜。本之春秋以求其斷。本之易以求其動。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。參之孟荀以暢其支。參之老莊以肆其端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。參之離騷以致其幽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。

蘇軾曰。吾文如萬斛之珠。取之不竭。惟行於所當行。止於所不得。不止耳。

陳師道曰。善爲文者。因事以出奇。江河之行。順下而已。至其觸山赴谷。



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。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。

李塗云。莊子善用虛。以其虛虛天下之實。太史公善用實。以其實實天下之虛。又曰。莊子者易之變。離騷者詩之變。史記者春秋之變。

李攀龍曰。不朽者文。不晦者心。

總論。則魏文帝曰。文以氣爲主。氣之清濁有體。不可力强而致。

張茂先曰。讀之者盡而有餘。久而更新。

陸士衡曰。其始也。收視反聽。耽思旁迅。精駭八極。心游萬仞。其致也。精矐矐而彌宣。物昭晰而互進。傾羣言之瀝液。嗽六藝之芳潤。浮天淵以安流。濯下泉而潛進。又曰。離之則雙美。合之則兩傷。又曰。石韞玉而山暉。水懷珠而川媚。

殷璠曰。文有神來。氣來。情來。有雅體。有野體。鄙體。俗體。能審鑒諸體。委詳所來。方可定其優劣。

柳冕曰。善爲文者。發而爲聲。鼓而爲氣。直與氣雄。精則氣生。使五采並用。而氣行於其中。

姜夔云。雕刻傷氣。敷演傷骨。若鄙而不精。不雕刻之過也。拙而無委曲。不敷演之過也。又云。人所易言。我寡言之。人所難言。我易言之。

何景明曰。文靡於隋。韓力振之。然古文之法亡於韓。詩溺於陶。謝力振之。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。

已上諸家語。雖深淺不同。或志在揚挖。或寄切誨誘。擷而觀之。其於藝文思過半矣。

四言詩須本風雅。間及章曹。然勿相雜也。世有白首鉛槧。以訓故求之。不解作詩。壇赤幟。亦有專習潘陸。忘其鼻祖。要之皆日用不知者。

擬古樂府。如郊祀房中。須極古雅。發以峭峻。饒歌諸曲。勿便可解。勿遂不可解。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。漢魏之辭。務尋古色相。和瑟曲諸小調。係北朝者。勿使勝質。齊梁以後。勿使勝文。近事母俗。近情母纖。拙不露態。巧不露痕。寧近無遠。寧朴無虛。有分格。有來委。有實境。一涉議論。便是鬼道。

古樂府。王僧虔云。古曰章。今曰解。解有多少。當是先詩而後聲。詩敘事。

聲成文。必使志盡於詩。音盡於曲。是以作詩有豐約。制解有多少。又諸曲調解。有辭有聲。而大曲又有豔。有趣有亂。辭者。其歌詩也。聲者。若羊吾章伊那何之類也。豔在曲之前。趨與亂在曲之後。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。其語樂府體甚詳。聊志之。

世人選體。往往談西京建安。便薄陶謝。此似曉不曉者。毋論彼時諸公。卽齊梁纖調。李杜變風。亦自可采。貞元而後。方足覆瓿。大抵詩以專詣爲境。以饒美爲材。師匠宜高。据拾宜博。

西京建安。似非琢磨可到。要在專習。凝領之久。神與境會。忽然而來。渾然而就。無岐級可尋。無色聲可指。三謝固自琢磨而得。然琢磨之極。妙亦自然。

七言歌行。靡非樂府。然至唐始暢。其發也。如千鈞之弩。一舉透革。縱之則文漪落霞。舒卷絢爛。一入促節。則淒風急雨。窈冥變幻。轉折頓挫。如天驥下坂。明珠走盤。收之則如橐聲一擊。萬騎忽斂。寂然無聲。

歌行有三難。起調一也。轉節二也。收結三也。惟收爲尤難。如作平調。舒

徐綿麗者。結須爲雅詞。勿使不足。令有一唱三歎意。奔騰洶湧。驅突而來者。須一截便住。勿留有餘。中作奇語。峻奪人魄者。須令上下脉相顧。一起一伏。一頓一挫。有力無跡。方成篇法。此是祕密大藏印可之妙。五言律差易得雄渾。加以二字。便覺費力。雖曼聲可聽。而古色漸稀。七字爲句。字皆調美。八句爲篇。句皆穩暢。雖復盛唐。代不數人。人不數首。古惟子美。今或于鱗。驟似駭耳。久當論定。

七言律不難。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。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。結頗有之。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。意法有起有束。有放有斂。有喚有應。大抵一開則一闔。一揚則一抑。一象則一意。無偏用者。句法有直下者。有倒插者。倒插最難。非老杜不能也。字法有虛有實。有沈有響。虛響易工。沈實難至。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。乃可耳。篇法之妙。有不見句法者。句法之妙。有不見字法者。此是法極無跡。人能之至。境與天會。未易求也。有俱屬象而妙者。有俱屬意而妙者。有俱作高調而妙者。有直下不對偶而妙者。皆興與境詣。神合氣完使之。